

中东战争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 东 战 争

下 册

[英]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调研组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部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Insight Team of the London Sunday Times

THE YOM KIPPUR WAR

Doubleday, New York, 1974

根据美国纽约道布尔戴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中 东 战 争

下 册

(英)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调研组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部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兵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55,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册

书号: 5188·9 定价: 1.00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第四编 赎罪日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一部分 不战不和——外交失败·····	3
第一章 无法弥合的分歧·····	3
第二章 世上最小的超级大国·····	16
第三章 萨达特决定开战·····	35
第四章 秘密准备·····	53
第五章 一个天生的赌徒的算计·····	64
第六章 情报失误·····	79
第七章 梅厄夫人冒险·····	99
第二部分 阿拉伯以新的面貌投入战争·····	113
第一章 Y日的进攻·····	113
第二章 国民军集合起来·····	125
第三章 寸土不让·····	130
第四章 埃及的第一个失败·····	137
第五章 一场坦克战表演·····	147
第六章 雨点般的导弹·····	153
第七章 在西奈士气低落·····	160
第八章 对叙利亚升级·····	167
第九章 “不会有不费吹灰之力的辉煌胜利”·····	173

第三部分 埃及丢掉的胜利·····	183
第一章 伊斯梅尔对沙兹利·····	183
第二章 沙隆对几乎每一个人·····	194
第三章 面临难题的政治家·····	206
第四章 基辛格的秘密计划·····	212
第五章 尼克松和犹太人·····	217
第六章 为了和平孜孜以求·····	222
第七章 丢掉的胜利·····	230
第四部分 以色列的大赌博开始走运·····	241
第一章 西奈的决战·····	241
第二章 谨慎的经济学·····	247
第三章 侯赛因别无选择·····	253
第四章 对于现实的两种对立观点·····	263
第五章 沙隆渡河出毛病·····	269
第六章 “中国农场”之战·····	277
第七章 石油武器投入战斗·····	284
第五部分 超级大国叫停·····	291
第一章 柯西金不能不着急·····	291
第二章 基辛格草草促成停火·····	297
第三章 她说，“梅特涅”·····	305
第四章 停火之战·····	310
第五章 华盛顿的核戒备·····	314
第六章 欧洲耷拉着脑袋·····	328
第七章 营救埃及第三军·····	334
第八章 胜利的昂贵代价·····	343
第六部分 “一个与你们无关的问题”·····	351

第一章	被遗忘的巴勒斯坦人	351
第二章	以色列寻求安全	357
第三章	“有权感到忿恨”	364
第四章	和平的前景	373
地图:	1. 埃军进攻图	112
	2. 叙军进攻图	129
	3. 沙隆渡河图	268
	4. 战争停火图	356

第 四 编

赎 罪 日 战 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一部分 不战不和——外交失败

第一章 无法弥合的分歧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超级大国与联合国促成中东和平的失败，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从历史上看，这场冲突涉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两个民族对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同一肥沃地带提出的各不相让的要求。以色列曾在1948年至1949年、1956年和1967年三次为犹太国的安全而战。每次它都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但每次都未能把胜利转化为同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相处。中东依然濒于战争的边缘。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战争公开爆发，对以色列来说，中心问题还是犹太国的安全和生存。但是，对于经过好几个月的精心筹划才发动进攻的埃及和叙利亚，这场战争却不同于前三次。这一次，在它们公开宣称的战争计划中并不存在任何消灭以色列的意图，巴勒斯坦人的要求也不在它们的主要考虑之列。就埃及和叙利亚而言，目前以色列的主要罪过并不是它的存在，而是对1967年从这二国夺得的领土的继续占领。

这两次战争之间的六年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谋求和平；最后一个阶段是准备战争。起先，联合国曾通过几乎是公开的外交方式，试图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接着，尼

克松总统又作了和平解决的尝试，开始时他采取的方式较为隐蔽。当两者都告失败之后，苏联才勉强插手。美国的努力所以失败，至少应部分归咎于苏联的不加协助。现在，埃及总统萨达特放弃了外交努力，苏联人才为时已晚地企图对他加以控制。但是，萨达特在最后一个阶段甩开了俄国人，并且重新投入了战争准备。因为他深信，迫使以色列接受和平条款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巧妙地运用一场新冲突所产生的影响。

早在1967年8月阿拉伯首脑们聚会开罗时，他们就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和谈。作为回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声称，中东地图已经“无可挽回地毁掉了”；然而他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即经过和平谈判，以色列会从大多数被占领土撤走。两星期以后，在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要求：“在国际和外交方面作出政治努力以消除侵略所造成的影响”——但是这种努力受着称之为“三不”的寸步不让、无法实现的框框限制，即不与以色列言和，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进行谈判，并且坚持要求巴勒斯坦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土的权利。事实上，这是在要求他人前来帮助解救阿拉伯事业。

试图弥合这个分歧的国际努力的基石，是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因此也是美苏两国都支持的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它要求以下列两个原则为基础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 (1) 以色列军队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走；
- (2) 结束一切权利要求和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

得到确认的安全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不受威胁或武力侵犯。

决议还确认必须：

- (1) 保证该地区国际航道的通航自由；
- (2) 公正解决难民问题；
- (3) 采取种种措施，包括建立非军事区，以确保该地区每个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独立。

为了“促进”在中东“达成协议”，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指定一名特别代表”作为调停人。

二四二号决议，除了最重要的一点以外，从各方面来讲都是联合国幕后外交以及该决议的主要倡议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拉登勋爵的胜利。它谨慎地平衡了以色列对安全的愿望和阿拉伯国家收复被占领土的要求。它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它还阐明了走向和平谈判的步骤。但是，这个决议却未能制止又一次战争。

问题是：二四二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走这一点含义模棱两可而关系重大。它是指“全部”，还是仅仅指“一些”被占领的领土？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主张应作“全部领土”解释；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答辩说，这样处理就把重新调整以色列边界的可能性置于悬而不决的状态了。实际上，这种模棱两可是必要的。如果这个决议过于明确，那末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就会否决它或者至少不参加投票了。

以色列的阿巴·埃班称之为“一种建设性的模棱两可”。对这样的形容，决议的英国炮制者多少是有些沾沾自喜的。但也可以争辩说，恰恰相反，二四二号决议到头来却是破坏性的。它掩盖了分歧而没有迫使人们对分歧作出坦率的估量；它是一种外交手腕而实际需要的却是现实政治。以色列可以声称，迫于“边界安全”的需要，必须进行某些常常是不作特别说明的吞并；而阿拉伯人甚至可以拒绝最合理的调整。双方都可按二四二号决议模棱两可的说法要求“世界舆论”的支持。双方都不感到有任何压力一定要进行谈判——这一点很快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1967年11月23日，吴丹任命冈纳·雅林博士为他的特别代表。雅林是个瑞典外交官，善于在微妙的谈判中敏锐地倾听意见。他来自一个中立国，从历史上看，该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立场是从不偏袒的。作为驻莫斯科大使——以前又是驻华盛顿大使——他对苏美两国的外交是深知个中奥秘的。

然而，雅林虽能继续得到这两国政府的支持，但在弥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方面却进展有限。叙利亚仍然拒绝考虑同以色列达成任何形式的暂时解决以作为一个起点。叙利亚政府当时差不多是中东最反复无常、最好战的政权。12月12日它宣布将不与雅林使命合作，因为“只要雅林使命局限于安理会通过而遭叙利亚断然拒绝的那个决议的框框，那末与雅林博士会晤就无济于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埃及的领导人倒是同意会见雅林的；但是他很快就领悟到和平谈判是远在天边的事，更不用说和谈的结果了。

以色列政府告诉雅林：走向和平的步骤必须按下列程序

进行:

1.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直接谈判, 以导致:
2. 和平条约, 继之以:
3. 以色列撤回到谈判中议定的边界。

埃及和约旦则坚持要按另一种程序进行:

1. 以色列首先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界线上, 然后:
2. 通过联合国进行间接谈判, 以导致:
3. 和平协议。

以色列之所以坚持直接谈判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 即如果双方现在都不准备彼此对话, 那末今后和平相处的可能就几近于无。但是阿拉伯人认为, 以色列坚持直接谈判, 等于是要求在谈判开始前就给予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而作为失败一方的阿拉伯人, 则把承认以色列看作他们很少几个谈判筹码中的一个。更重要的是, 埃及和约旦的领导人担心, 由于他们遭到了那么屈辱的失败, 因此没有中间人的主持, 和谈是不能导致公正的解决的。

可是很快就有迹象表明, 至少埃及已开始脱离喀土穆宣言的不妥协立场。1968年2月,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访问开罗之后说, 纳赛尔总统愿意接受联合国关于建立非军事区、结束战争状态以及让以色列船只自由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要求。

到那个月底, 雅林感到开始和谈大有希望, 如果冲突双方

同意的话，他可以带着两封准备递交给吴丹的信件草案重赴中东。一封信涉及同以色列、埃及的会谈，另一封涉及同以色列、约旦的会谈。两封信的其余部分内容相同，表示各国愿意“在我的赞助下作出安排，以执行”二四二号决议，并接受雅林的邀请，为安排“决议范围内的会谈”，在尼科西亚分别同他会商。

雅林的计划告吹了。以色列最终是接受信件草案的，但它坚持要把尼科西亚会商作为直接谈判的前奏。埃及和约旦放弃了关于以色列在谈判以前撤军的要求，但要“以色列更明确地声明它愿意执行二四二号决议”。他们还要求会谈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

雅林说服阿拉伯人放弃了关于明确声明的要求。但是，他未能说服以色列改变会商地点。最后，雅林干脆决定在纽约进行会商，但是不发正式邀请。此时，情况已很清楚，这一会商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漫无目标的讨论而已。而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埃班外长于1968年10月8日在联大会议上披露了以色列自诩的和平计划时——这个计划未规定撤军时间，未对以色列的安全边界概念作任何解释，关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未加暗示——雅林使命终于进入了冬眠状态。

除非双方能被迫进行认真的会谈，否则任何调停人都不會成功，这一点已十分明了。换言之，中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超级大国的愿望，以及它们对各自庇护的国家强加其意志的程度，而超级大国当时却在忙于为其庇护的国家供应武器。雅林使命停顿之后，就轮到美国来作尝试了——这是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一项任务。

尼克松充任中东和平调停人有着一个突出的有利条件。在1968年的选举中，象往常一样，民主党候选人募集到的附属万元以上的竞选捐款，多半是靠犹太人捐赠的。相反，尼克松得到的犹太人捐款很少，并且只获得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的犹太人选票。因此，尼克松在1968年11月竞选获胜击败汉弗莱，一点也不要领美国犹太人的情。这就使他具有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

但是，尼克松也有一个不利之处。苏联人对他的信任甚至比对大多数美国政客都低。在中东问题上，且不谈任何其他问题，尼克松招致了这种不信任。1968年大选的最后几周，出现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小的拉票攻势，这是值得详加叙述的。它提供了当选总统尼克松在中东问题上展开工作的背景。它暗示出，苏联人极其害怕尼克松获胜，因而微妙但又积极地插手支持汉弗莱。最后，它也集中反映了在整个六十年代里，美国国内政治对于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持续的破坏性影响。

候选人尼克松促进了这种倾向。他当时也在拉犹太人的选票——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暗暗泄气，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在一次拉票突击中，他在其纽约寓所会见了十二名犹太人领袖，并告诉他们他是觉察到国务院中的亲阿拉伯偏见的。“我打算让许多犹太人参加我的政府，”他提出，“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能干。”

这种手法也许笨拙，却是标准的拉票活动。但是，尼克松在9月9日出了纰漏。美国比较死硬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盟约之子”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集会。尼克松在这次集会上说，以色列应该拥有“一种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以抵消其敌

对邻国的数量优势并绰绰有余”，应该帮助以色列，“以便在中东维持和平”。一位阿拉伯外交官后来尖刻地说，尼克松打算委任以色列县行政司法长官。当然“盟约之子”是高兴了。这对持强硬路线的犹太人的选票是一种富有诱惑力的拉拢。危险的是，尼克松显然在鼓吹废弃美国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执行的政策，即美国只向以色列提供那些必要的武器，用以与阿拉伯人从苏联得来的装备保持均衡。尼克松的政策会导致军备竞赛的螺旋式上升。

约翰逊总统无可奈何，不得不于次日利用原已约定的在“盟约之子”集会上露面的机会，转弯抹角地呼吁苏联削减给阿拉伯人运送的物资。他说，“我们继续希望，我们的克制能获得他人的响应。”但是，每一个听众都知道，约翰逊对于以色列要求提供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F-4鬼怪式飞机的请求，一直议而未决拖了九个月之久。F-4是一种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至今犹为冲突双方所瞩目的最尖端的武器。即使在约翰逊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宣称：他自己“并不感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力量水平有任何严重的不平衡”时，尼克松的大胆吁求依然存在着吸引力。

苏联插手了。9月中旬，苏联人透露消息，声称他们已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坦克、飞机和飞行教练员。私下里，苏联又向美国提出了另一项和平计划。在美国大选之际提出要进行认真的外交活动当然是愚蠢的，而苏联也一定懂得这一点。同时，在克利福德作出他的论断时，就早已把这批声称的供应考虑在内了。

但是苏联为约翰逊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借口。10月9日，

约翰逊宣布他已经批准进行鬼怪式飞机交易的谈判。约翰逊庄严地说：这些谈判的目的是“向以色列提供充分的威慑力量，从而能够抵消阿拉伯国家获得的尖端武器”。他作出这一宣布的时间，正是联合国中东问题辩论进行到中途的时候，因而使人们对雅林使命残存的任何渺茫希望都化为泡影。但是这一宣布却为汉弗莱拉回了犹太人的选票。不过有了这些选票还是不够。

然而，当选总统尼克松，要比候选人尼克松远为现实。9月29日的一次竞选演说，揭示了尼克松在中东问题上的真实观点。他说：“除非美苏坐下来谈判，否则中东就可能打核战争。”（他以前也说过这种话，但只是在讲了更多的争取选票的话之后附带提提而已。）而这一点与他所吹嘘的“从对抗的时代进入谈判的时代”的行动总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一旦当选之后，尼克松——他在国内享有的自由，比1956年阿斯旺——苏伊士溃败瓦解了西方在中东的影响以来的任何一届总统都大——就向苏联建议搞一场交易，解决中东冲突并以此作为他在越南以外的第一个外交目标。他的建议没有成功并不能归咎于他。

尼克松优先处理中东和平，倒不仅是由于他意识到了超级大国对抗的危险，尽管这是他最直言不讳地向美国公众兜售的一条解释。尼克松同时还深信，从长期来看，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是实现任何旨在削弱苏联在该地区影响的政策的必要前提。最后，甚至在尼克松就任之前，事态就已表明时间并不是对和平有利。

直到1968年，巴勒斯坦游击队运动还只是癣疥之疾，并未形成大患。但是随着达成解决的希望日益渺茫，游击队的